



五色土丛书

陈舜臣 著
邱 岭 译

一衣带水
同文异趣

日本人和中国人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日本人和中国人

陈舜臣 著

邱 岭 译

范闾仙 校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日本人和中国人

陈舜臣 著

邱 岭 译

范國仙 校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1/32 印张 4.375 字数 87,000

1990年6月北京第1版 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6,000册

ISBN 7-5039-0456-9/G·56

定价: 1.95元

编者的话

本书作者陈舜臣，系日本华侨，出生于神户市，祖籍福建省福清县。神户同文学校理事长、作家、日本推理作家协会会员。主要作品有《鸦片战争》、《长安日记》等。

本书于七十年代初出版，一经问世，即受到广大日本读者的欢迎，以致供不应求，不得不一版再版……

由于作者深谙中日两国情况，所以书中不乏新鲜、独到见解。对于有些问题的看法，我们不尽相同；为明确表述作者观点，均照原文译出，以保持原书面貌。为行文的方便，编者略有删动，但无妨要旨，谨此说明。

编者

前 言

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随笔。

很久以前曾写过一本介绍神户的书，但那不是随笔。也写过一本描写鸦片战争的小说，最近还写了一本鸦片战争的简说，但这也只能算是纪实小说。

短篇随笔倒写了不少。虽然有不少已经忘记了，但第一篇却至今仍记忆犹新。因为它和我的小说处女作同年发表于昭和 36（即1961）年；小说在 10 月份出版，而随笔就登在那年 12 月的朝日新闻上。是受大阪总社的委托写的，但东京版也刊登了。是一篇一千六百字的短文，题目是“岁末风光”。文章中，我写了这样一件事：

12 月 22 日冬至，是个极有来历的日子。但儿时我只知道这天要“吃团子”。每年似乎都要吃过冬至的团子后，才开始有些年末的气氛。

此文原打算介绍中国人家庭的年关风俗，因此文中虽没说这是全中国人的习惯，但一般读者都这么理解，而我自己也这么认为。

正好在冬至那天。这篇文章登出来了。当天早上，一个广东籍的朋友就挂了个电话来说，他们广东人并没有这种习惯。

几天以后，一个北京籍华侨在街上特意叫住我说，北京人冬至不吃团团，而吃馄饨。

我有些慌了，赶忙向其他省籍的华侨一打听，才知道冬至吃团子似乎只是福建与台湾两省人的习惯。

作为第一篇随笔，这实在是个大的失误。但我这么写却也并非凭空捏造。

当时我记得早年曾读过一首诗。作者名忘了，诗句也背不出来了，就记得是在一个小吃店里见到团子时作的诗。不是冬至，菜单上却有团子，诗人因此了解到这店里天天卖团子。于是他诗兴大发，写下了“这儿天天是冬至”这么一句诗。

中国多方言、相互不通用，但文字却是全国统一的。而且“普遍理解”又是诗的一个基本原则，所以我读了后就以为冬至吃团子是中国人的共同习惯。诗的作者大概是个当地文人，或旅行、迁居到当地并了解了这一习俗的人吧。

这是我几年前犯下的一个错误，之所以要在此将它公诸于众，是因为在这本书里我可能又要重蹈当年的覆辙。自以为很有根据，其实那根据却十分不足甚至错误。对此，务请各位理解。

或许会有人因此嘲笑我，讥讽我，但我还是要写这本书。

作为一个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，从懂事时起我就不得不经常思考、比较着中日两国的异同，因此也有了一些认识。我愿意将此传达给各位，以期对日中之间的相互理解能起一点小小的推动作用。

只有日中友好，本书作者才能安宁、幸福。为此，明知冬至团子般的陷阱遍布前途，却还是要冒险前行。这既是

不能不写的,那就由着心中的一点热意写下去吧。

昭和 46 年 7 月 1 日

陈 舜 臣

目 录

前 言	1
第一章 关于日本人与中国人的问答	1
——你究竟了解了多少？	
第二章 唇与齿——交往的历史	16
——从中国古代文献看日本历史	
1 与我无关的邻居	16
由淡泊而不幸的邻居关系	
日本文明是中国文明的稀释	
2 指挥扇	21
发现于日本的佚书《两朝平攘录》	
中国人是目录狂、日本人是收藏迷	
3 闻风而动 令行禁止	26
拖辫和顶髻源出一家	
第三章 “面子”和“心灵的感动”	31
——决定性的区别在于：日本没有黄河	
1 男女老少齐上阵	31
令中国人惊叹的标语：祈战死	
步枪输入后不出百年，日本就成了枪弹输出国	
2 胡服骑射	35
为区区军服的决定，也得耐心说服	
素以文笔简练著称的司马迁失常了	
3 相同的根	38

治好黄河,才能成圣人
中国无神论的归结是面子

4 一个差别.....41

日本文学之根——心灵的感动
中国文学之根——对人的信赖

第四章 言语之灵.....46

——中日两国绝非同文同种

1 路标.....46

中国是日本的琢玉之锤
树路标的民族和看路标的民族

2 含糊些.....51

日语是日本人性急的原因
日语过于明确

3 绝非同文同种.....57

中文的“杀”不等于日语的“杀”

第五章 血和文明.....66

——日本文明的根源是对血统的信仰

1 血统主义.....66

血统信仰的顶点——天皇家族
日本才有的怪现象——师家制度

2 文明始于中原.....70

中华思想不是血统主义
“中国”意即“宇宙的中心”

3 文明圈外.....74

文身断发,立成蛮夷
“天无二日、地无二王”的惯例和蛮夷

4 决定性的东西.....78

“中华”与“夷狄”的区别不是决定性的

日本国内差别之严酷,世界第一

第六章 完全和不完全.....83

——中国人喜欢对称,而日本人则相反

1 毁石碑者.....83

2 莫拉也斯的悲剧.....90

3 对称性.....93

第七章 人情味和适中.....97

——同是“自杀”却天差地别

1 罗敷姑娘之歌.....97

中国人的形式主义源于对人的信仰

中国人以诗为文学之最

2 “人”..... 100

中国的佛教艺术是形式主义的最突出表现

日本的佛像形体丰满、栩栩如生

3 自杀的方法..... 103

三岛由纪夫的死没有人味

日本人的自杀与“心灵的感动”相通

4 政治即文化..... 107

无意识地使用对句的中国人

文章乃经国之大业

第八章 邻居们..... 115

——取长补短的国家,依自然法则而共存

1 名和实..... 115

洗脸时,是毛巾动还是脸动?

中国人最信赖的是“历史”

2 龙与凤..... 119

毛泽东在“龙”的人身上唤醒了“凤”的性格

有人就无所不能

第一章 关于日本人与中国人的问答

——你究竟了解了多少？

“中国人是作买卖的天才”——一个贸易商的感想

一个引退了的，原贸易公司的重要干部说：

“中国人真会作买卖，简直是天生的商人民族，连犹太人也比不上。凭我的多年经验，我敢这么断言。战前我在上海干了六年，在天津干了二年，在广州干了四年，我有亲身经验，肯定错不了。我认识的中国人，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天才商人。你不同意吗？”

我的回答：

你受公司派遣，长驻上海，天津和广州，跑了华北、华中和华南各地，相当广泛地接触了中国，可以很自信地说“我了解了中国”。但是，你所接触的的可能都是和贸易有关的中国人吧，你所到过的，不也就是那几个开放的港口城市吗？

开放城市中的中国商人，他们的竞争条件极其不利（当时的外国人有着种种特权），不努力奋斗就无法生存。只有动员了全部的身心，才能勉强站住脚。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也就是说，只有真正有商业才能的人，才能在那儿成为商人。

在这些城市中站不住脚的人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只好到小城市去作买卖，要么就改行，有的甚至要沦为车夫苦力。

有些人只好回乡务农，或者到处流浪打短工。

立志要到开放城市来当商人的，本来就不多。在全中国人中，不过是极少数。算多一点，一万人中也就是五百人左右。这其中真能站住脚的就算有十分之一吧，也不过是可怜的五十人左右。

您说您以前接触到的中国人，几乎全是天才商人，但实际情况却是，只有天才商人才有可能与您接触。在您接触到的那五十个中国人之外，还有九千九百五十人是没有商业才能的，他们甚至无缘与您相见。

虽然不曾确切地统计过，但据估计，当您在中国各地大显身手时，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还是农民。

他们根本不会作买卖，而只会轻易地上当受骗，艰难地忍受着苛捐杂税的重压和拼命地劳动。他们几乎“毫无例外地”都不会打算盘。只要有一点点经商的才能，他们就不会老忍饥受压。

中国人 = 天才商人，这个等式里含有多大的错误，这下该清楚了吧。

确实，东南亚各地的商业大权都掌握在华侨手中。但这也只西到缅甸为止，再往西就是印侨的天下了。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本土自不必说，往西直到中近东、阿富汗，华侨商人都不得不甘拜下风。

“印度商人真精明，从来不吃亏。稍一大意，你就要输个精光。”

在神户经商时，我曾听日本商人这么说过，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和印度商人我没作过买卖，但在外语学校里我学过印度语。教我们的是一个叫瓦努曼的印度人，善良的就象是释迦牟尼的化身。

那时正是战争期间，学生们自暴自弃，不努力学习，老旷课，总捣蛋。但就是这样，我也从没见瓦努曼先生发过脾气，一次也没有。学识渊博，宽容诚实，富有献身精神，简直就是善的化身。

我因此以为印度人都和瓦努曼先生一样。所以一听说印度商人既吝啬又狡猾，就觉得不可思议。

其实，让日本商人深感头痛的印度商人，并不就是印度人的代表。

印度等级制度森严，各种职业大都是世袭的，老子干什么小子也得干什么。这样，在几百年来一直作买卖的家族中，自然就出现了些“商人中的商人”。但从印度的总人口来看，仍只是极少数，当不了代表。

这就说明，不能只根据自己接触到的那一两个人来断言那个国家的民族特性。

在当今世界上，日本人被称作“经济动物”，形象颇不好。这其实也是日本公司驻外工作人员要钱不要命的工作作风，给外国人造成的一个片面印象。

“从日本减去中国，剩下什么？”——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看法

从香港来到日本的一位中国历史学家说：

“从日本文化中抽掉受中国影响的部分后，剩下什么呢？不拐弯抹角，不牵强附会，只怕什么也找不到吧。已故的津田左右吉博士，在他的《我国国民思想研究》中这么写道：

——在法隆寺的建筑，三月堂的佛像里，我们找不到古代日本人的情感。那里有的只是冰冷的技巧，要不就是考

古学的材料。我们不能不承认：至少到奈良朝为止，日本的艺术都是中国六朝，唐艺术的标本或仿造品。那不是我们民族的艺术。

真不愧是博士，引古论今，极有见地。但换句话说来说，当时的日本什么也没留下来。那么，从这零的沙漠里，后来又产生了什么呢？简单点说就是：日本巧妙地模仿了中国，而后又见风使舵，巧妙地模仿了欧洲，还善于格斗，除此之外，日本一无长处。

我的回答：

您至少是个学者，而且据说是搞历史的。如果您真是个历史学者，这么看问题可就不好办了。不过，这也许是事出无奈。因为在中国出版的、有关日本的优秀论著实在太少了，点来点去也就是黄遵宪(1848—1905)的《日本国志》(1887)和戴季陶^①的《日本论》(1927)等寥寥的一两本。

您的话，似乎有点象戴季陶在《日本论》中写的这一段：

“若从日本的历史文献中，尽皆剔去中国、印度和欧美文化的影响，会怎样呢？残留下来的，日本固有的本质的东西，可能只是如南洋蕃人般的东西吧。”

“文明乃人类之公有”——知日家戴季陶的观点

但是，上述这一段话只是戴季陶的一个揶揄，是他对日

^① 戴季陶(1882—1948原书如此，编者注)，本名传贤，笔名天仇。生于四川，祖籍浙江。16岁留学日本，就学于政法大学。曾任孙中山秘书及孙中山在神户作“大亚细亚主义”讲演时的翻译。宫崎滔天誉其日语在日本人之上。通晓日本事务。历任黄埔军官学校教官，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，抗战时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常任委员。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。

本人总想强调其独特文明的一个揶揄。这从前后文的联系中可以看得出来。在同一书的其他地方，他还写道：

“文明乃人类之所公有。”

同时，他也认为自尊心是一个民族的立足之点。

伊札耶·片达三(《日本人和犹太人》的作者)近来大力鼓吹“日本教”，颇得日本人的赞扬。但在四十多年前，戴季陶也曾谈到日本人的“日本狂”，并且不曾否定它，只是指出：

“日本狂”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该寿终正寝了。

我说这些，旨在希望您在如随脚踢开小石块似地随便断言：

妙巧地模仿

见风使舵

善于格斗

等等之前，能更深一步地思考一下。

戴季陶和日本女子谈过恋爱，并有了一个孩子(此子后来成了一个名门的养子)。对戴季陶来说，日本绝不是一个毫无关系的外国。

片达三(如果一切都如他自己所说的)也是在日本长大的。他对日本也深有感情。

您和日本毫无联系，因此可以毫不介意地将它一脚踢开。

我并不强迫您对日本要有感情。因为若没有一定的联系，这种感情是难以培育出来的。

如何，今晚就陪您到先斗町一带走走？几个月后，您的看法或许就会因此改变。

“什么都能接受的日本人”——一个天主教神父的比较论

法国籍天主教神父的感想如下：

“来日本之前，我曾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中传过道。但来日本后的传道是更容易了、还是更困难了，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。要说容易了也行，因为日本人对我的话总是字字相信，句句照搬。中国人就不这样，儒教、佛教，还有道教，这三教合一形成了个奇妙的生活体系。对这个生活体系中国人总是恋恋不舍，不肯割爱。从这点来说，在日本传道是容易了。但他们太轻易地接受了我们的教义，却又让人觉得不踏实：究竟他们是否真正相信了呢。中国人轻易不接受我们的教义，但一旦接受，那就是由衷的。你说呢？

我的回答：

神父大人学识渊博，一定知道犹太文明受到希腊文明进攻时，曾显示了两种方式的抵抗。

一种是狂热派的抵抗，他们墨守成规，死抱住自己的文明传统不放。

另一种是理智派的抵抗，他们取对方的武器来武装自己，保卫自己。

大体上可以说，中国人是狂热派，日本人是理智派。

因为日本人老是借用别人的长处，早就习以为常了。

而中国人和近代西欧的真正接触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。在那之前，中国人在文明上一直处于绝对优势，从来没有遇到过强于自己或堪与自己匹敌的对手。因此不能不成为狂热派。

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，对外来的东西，日本人能毫无抵抗地统统接受，而中国人就总要犹豫、抗拒。

但不能因此就说中国人厚重、日本人轻薄；同样地，也不能因此断言中国人顽固、日本人开明。

各人有各人的立场。

相似的例子还有许多。例如接受了佛教之后，中国人能较严格地遵守教规，僧侣一般不喝酒。但日本僧侣却常常大模大样地让“酒肉穿肠过，佛主心中留”。

习惯了借用外来文明后，就能较随意地修改它，使它更合己用；而不惯于借用外来文明的人，一旦借用，就常生搬硬套，轻易不敢改动它。

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化

旁听的一个信天主教的日本学生，边记录边插嘴问道：

“您说中国人不惯于吸收外来文明，与日本人相较，较少改变外来文明的面貌，并举了僧侣饮酒事为例，这些我都明白了。

但是，在太平天国(1851—1864)农民起义时，洪秀全也曾标榜过自己信奉基督教。而他不也对基督教作了大量修改吗？

.....

我的回答：

对外来文明的吸收，是因为它有用，就象水能解渴一样。而水的分子式是 H_2O ，这对喝水者来说毫无意义。

太平天国的基督教，是洪秀全为了推翻旧礼教(当时有无数的人在此重压下喘不过气来)而借用的。

太平天国是反儒运动的第一个高潮